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

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

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姘姆僧尼左右近習爭

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

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

鬼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侍為郡守縣令或

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

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

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灑服五誠麤灑尚不能遵况

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執

人主之量已而溺於

則款為事又崇尚浮

雅柄交通請託賄賂

家居織兒欲撞壞

一衛武官及僕隸婢

職在內及僧尼乳

無罪禁令不明劫盜

口聞佛者清遠玄虛

相妙乎而流惑之徒

也疏奏不省道子執

傾內外遠近弄廢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固實以讒佞有寵於
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
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
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
范甯徐邀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拍斥姦黨土國實甯之甥也
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書使悅之因尼支
妙音致書於太子毋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
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潛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
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石無三日之休
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 不能平欲選
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稚曰吾用 王恭殷仲堪

何如稚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
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
階矣帝不從恭繇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
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
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相温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
綱目不舉南郡公相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
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相温晚塗
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
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

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討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宗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為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玄皇子德文為琅琊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

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嘗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夷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鼎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媒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群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

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
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絨之重賂左右云因覺暴崩
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
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
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楊
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
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琊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
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
丞褚榮所糾國寶起齋伴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
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直
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語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
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國寶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

之恭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
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
言及時政輒厲聲曰首子知恭不可和協亦何用之恭亦因入朝
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恭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
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
望况擁疆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
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田中葬孝武帝于隆平陵
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
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
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

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殺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

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相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執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浮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相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執之

覲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稱病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覲曰兄病殊為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然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

伯宣宣帝之傳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相公圖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聞懼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夫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曠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劄去

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已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其子恭將兵伐恭於會稽下道稱恭罪惡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州遣司馬劉宇之帥五千人擊恭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往收虞曠父下廷尉以其祖渾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盛空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秋七月相玄求為廣州會稽

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

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相玄仲堪玄
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起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緝為
書內箭箝中含鏞漆之因庾楷以
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
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
卿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劭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
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
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
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
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及覆
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不可保况
畧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

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友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
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
廷憂懼內外成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
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
醇酒而已元顯聰慧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
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
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
鋒相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
九世曾以才德著名於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
而時流以其晚過江籍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羸獷每
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
佺期由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

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相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已援 乙巳楷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揚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遣子也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二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但節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元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三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從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却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

而恭恃其兵威暴虐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佺期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蹕中生瘡曲阿人斃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相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克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揚佺期相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

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相修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相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郝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然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冬十月於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相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季即二千

人先歸玄等大懼復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維內相疑阻執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許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相脩以荊州還仲堪脩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續劾奏相脩專恣計謀誤朝廷詔免脩官初相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侈揚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藻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於仲堪恐相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

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元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 欲拒相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豫弗能禁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過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大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相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即入江昨巴陵有程毅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遣

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赦適即水軍七下至西江口玄使郭銓將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鄱城玄遣將軍馮詵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詒追獲之還至沔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

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蓄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胥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歿醜逆復何面目就相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放企生曰吾為殷弟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褚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相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荆司雍兼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相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相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部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遠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巳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

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相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廢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操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已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相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郁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

傅元顯欲盡誅諸相中護軍相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灋順言於元顯曰相謙兄弟每為一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擊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惑心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杜氏世為荆土所附相冲特有遺惠而謙冲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兩入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相玄禁斷江路商旅阻絕公私匱乏以糗糧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歎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執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

之留相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顥舉兵東下檄至元顥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顥于西池元顥下船而不發 相玄發江陵慮事之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弼之以驕虞備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知之弼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顥恐弼玄既滅元顥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為元顥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顥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顥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涑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

之威扶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鈎斬祛猶不害為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今我柰驃騎何三月乙巳弼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顥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舡退屯國子學辛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

玄已至南衙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摠自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楊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相偉為荊州刺史相謙為尚書左僕射相脩為徐兗二州刺史相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楊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覲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祛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斷縱不孝當累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瓌順毛泰等於建康

市相脩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論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劉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相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述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相公一人二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殲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相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

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摠百侯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
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

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相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

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熱效倭擢馬贊宗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

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後倂朝廷裁損乘輿與洪奉之具常不免飢寒

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亂戶口減半會稽咸什二西臨海永嘉殆盡富室

皆衣羅緞懷金玉閉門相食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

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揚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

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空謙之

及譚之從兄即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

史敬宣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 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

玄之度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往視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

休之欲宣奔南燕度之壽與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

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表處之等至

長安秦王興問曰相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度之曰玄乘晉室衰

亂盜據宰衡猜忌安惡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矣玄今已執大

柄其執必將篡逆正可為亡人驅除耳興善之以度之 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

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云 詔故止玄初欲

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

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荆州刺史相偉卒大將軍玄以相脩代

之從事中郎卞靖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執太重玄乃以南郡

相相石康為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卞
神文散騎常侍

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百
為侍中開府錄

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相胤為中書令加相脩撫軍大將軍胤中
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
以下官相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
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
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亮復仲堪之黨也
聞相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談於襄陽去之次有衆七千
設壇祭七廟云欲討相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次敗斬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
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
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
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
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紛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

行性復貪鄙人士有瀆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夫

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如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

卜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通帝書之寶聊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

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

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

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

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

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

石陽縣公武陵王邈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

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

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相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

陷羣下失色綏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

孔懷奉珍之壽陽珍之弟之曾孫也 辛亥相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
納相溫仲主于太廟相玄臨聽訟觀闕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
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相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玄以其祖彞以
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
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
足灋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
長矣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
殺人甚多謹誨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
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奏詔誤書春蒐為
春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八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
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

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西齋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計者
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
實之孫也玄以相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
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魏季之擊破希
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相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
歷陽弘脩之弟逵彞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符氏起兵攻燕
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相玄稱帝謂人曰自古
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相
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共州里
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
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
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

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
 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相弘中兵參軍裕
 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才達參軍使長民殺通
 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為內應期齊發孟昶妻
 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相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
 幸早離絕脫得當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
 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妾宮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
 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
 中元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顛妻周氏之從妹
 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
 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
 檢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美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

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道
 儼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
 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相僚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
 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
 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美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
 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
 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謹
 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
 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
 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
 吾事濟矣即於坐著主簿孟昶勸相弘其日出徧天未曉開門出徧人昶
 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歎粥即斬之收眾濟江裕使

殺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稷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詐意甚惶懼安稷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都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稷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彪與厚之等衆推劉裕為盟主摠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相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昶留為徐兖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

我素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毅真殺朱憲憲弟綽逃奔相溫溫克壽陽綽輒發其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相沖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相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

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
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
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
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
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相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
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已未裕軍食畢悉棄其
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
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曠之帥精卒
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
隊進突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
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
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

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鼎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
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
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
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鼎抱其臂而
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
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相謙故嘗
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中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相溫神主於宣陽門外
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徽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
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
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
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謚
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

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毅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毅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相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毅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相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聘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誅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雖交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謚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謚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謚漸方

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謚為公刁逵亡族疇忍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

劉裕遷鎮東齊 相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

劉毅帥何無忌 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摠百官行

事因大赦惟相玄一族不宥 劉毅宣高雅之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毅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毅宣休之至淮泗間聞相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毅宣

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

稱制書教稱奉 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

史庚寅相玄挾 帝至江陵相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為尚書

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拜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相玄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相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淦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庾成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

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淦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妻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相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袂帝東下以符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相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疆弱異執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

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銍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毅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詵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相希而人情乖沮詵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閭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璠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璠使其兒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

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天下如雨玄嬖人丁儼期萬蓋等以身救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王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相石康相澹庾頤之執相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大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相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相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相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踞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相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相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歛容致拜

而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灋克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刻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譴勸振引兵下戰巴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相謙於馬頭相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秘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灋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相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詵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殿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相振以相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

羅遠魏季之聞相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間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相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相希瓌自領梁州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相玄兄子亮曰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故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相振遣鎮東將軍馮詵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相儂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過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儂客詵走石城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相振以相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相蔚走江陵巴丑

劉毅等諸軍至馬頭相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
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留相謙馮該守
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相謙棄城走毅
等入江陵執下籟之等斬之相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
于滇川乙未詔太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相氏不原
以相冲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瑒為征西將軍
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瑒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寧州刺史
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相謙相怡相蔚相謚何澹之溫楷皆奔秦怡私
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瀟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
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相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
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
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

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
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
好之故不習耳庾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
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
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
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
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
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
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
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
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
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二十五
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為負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為過優乎
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敢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相
玄餘黨相亮符宏等擁眾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
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
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
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
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
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
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不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
稽內史謝輜發其謀已酉會稽王道子使不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
恩逃入海恩民猶以為恭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
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

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從東土驚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

黨殺上虐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

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

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

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下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

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相

謙臨海太守新泰王士宗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錕吳郡陸

瓌吳興丘延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育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

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
司馬逸嘉興公顧徽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
爲恩黨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
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
民有不與之同者殺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
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庫剽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
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儂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
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平吳石頭以南皆
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淮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
所制朝政所行惟二吳而已及孫恩作亂 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
處處皆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 恐懼常慮竊發於其內外戒嚴
加道于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

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逆
魏隱還郡進擊丘垤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道
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都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爲
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
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
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
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
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亦可踐成
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
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
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瑒吳興太守丘垤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
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

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
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
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蹠琰不從曰符堅之衆百萬尚送死
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
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
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
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相恐郡民
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相不才輔國
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
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即衆擊
恩恩走入海牢之東也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

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
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
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
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
吳兵一千請燕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
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
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
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不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
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

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楊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相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顥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凶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百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州為恩所執秋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

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滄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決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一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僊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相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

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腴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首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生魚和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

禹說循曰本任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兵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也豫章遣諸將帥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鞠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

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度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漢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

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綏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

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
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道復謂宜乘勝徑進固
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回京口赴義之科
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
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
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旂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惴
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
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
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
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為龍驤將軍東海虜丘進廷折昶等以
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
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執同匹夫誰令何以

威物此謀若在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
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不得至設令
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必自是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危
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
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
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
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疆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
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
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于義隆始四歲裕使諮
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
軍張劭劭曰若節餞未及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
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

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
 歎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
 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
 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
 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
 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立進計伐
 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
 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饑瘵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
 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
 石聲言悉衆自白石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
 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木必有實
 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縶大

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孫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
 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
 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
 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楊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
 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
 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
 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
 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蒯思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
 帥衆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
 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
 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
 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

鄱陽太守虞丘進為首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即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眾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鈎得其所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

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 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番禺盧循揚聲不攻番禺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唐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眾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楮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

言穆之上惟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六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綽迫覆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十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執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公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徃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少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

雀鼠令其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誰繼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初毛璩開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璩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暉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璩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丑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瓊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是也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室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

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

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

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

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

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大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

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

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以劉裕規為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

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由盧循潛通縱上表請相謙於秦欲

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

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

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郡虛懷引士縱疑之

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

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

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

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

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

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

道規以督統降詔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

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瀆絕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柰何以

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

益州監軍

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相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荀林即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荀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復已克建康相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通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相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惴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卑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譙諸將佐皆曰

人遠出討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何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荀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譙往至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譙水陸齊進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譙等大敗譙單舸奔荀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荀林於巴陵 冬十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石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

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

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說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臯城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聰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

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雋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封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寔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承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封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五萬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美首

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不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寔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馬者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

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訥龍侯

將燄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

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

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

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既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
 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
 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驢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
 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
 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
 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
 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捷為張統謂熙曰
 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
 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息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
 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宜在今日行唐公路上之從弟
 勇冠一時為將軍計宜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

至未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定
 寧帝室此栢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
 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
 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
 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
 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
 青熙無赴難之志而過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於安
 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
 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
 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
 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
 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

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
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諧殺名
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
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
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爾張濟等聚兵數千
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
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
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昔年光可取也大豫不
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
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
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劉

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
得秦王堅山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
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晃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
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
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
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
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
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
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七
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毅起兵應
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瑀為敦煌太守
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
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
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
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軍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群
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
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
兆段業曰明公用漢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
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
濟乃慕起鞅之為治此州士女所望我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結
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王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
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
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
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彊
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儁大寒立儁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
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

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軍天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焜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符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為左相屋引支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

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夏六

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于金廐戰于渴渾川沒奕于金廐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半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

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勅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

弟益州為秦州牧屈春為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牟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涼益

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

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

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

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

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又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

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

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

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

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

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

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抱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

使人給延云乾歸眾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

與乾歸遇延戰死雅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
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瑄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

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

與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元帥中軍二萬屯枹楊鎮軍將軍羅敦帥

外軍四萬屯侯原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

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

皆降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

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

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

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無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

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

利鹿孤遣廣武公偁檀迎之宜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秃髮俱

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執窮歸命非其誠款若

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之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

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

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

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

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

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女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

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
 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
 熾磐廣武公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 夏
 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
 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偁檀歸其妻子乞
 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寔疆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
 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寔衰且畏秦之收襲冬十月召結諸部二萬餘人

築城于崦崘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
 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且元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
 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源
 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

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
 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
 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因
 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
 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七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哈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宗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馮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以于度堅城以于敕教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白以當等部衆于鼎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亦斤為武威太守鎮崦嵫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柘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

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

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

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崦嵫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勅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禿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秃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九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秃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

將紛隨謀取涼州紛隨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

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

統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

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人非敵若光致死

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秃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

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

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秃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秃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財二國遠近愁怨吾安可遣

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秃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五大

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

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馨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

會熒惑守東井曆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間

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夏彼常切齒將為誅

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

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曆夜以二苑之

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曆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

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馨使討馨馨司馬楊統謂

其從兄相曰郭馨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馨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

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相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麴弘纂之弟也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麴大破之麴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志志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麴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麴將王斐于城西麴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一萬北赴郭麴秃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俸擅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麴救之纂敗還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麴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聞軌定

沮得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麴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秃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士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僊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群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倬而代之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群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太王若無開拓之志搆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

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群臣曰
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
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
文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澆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
降信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
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
公儁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
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
其宜烏孤謂群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
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
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止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薨嗣子微弱纂

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東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遇

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儁檀入錄府國
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

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玉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文明謀殺

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群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鑰勿崙曰吾
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
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吾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
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隣
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

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傳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傳檀謂諸子曰傳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檀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傳檀利鹿孤卒傳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子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以禿髮傳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二年春二月南涼王傳檀畏秦之疆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蓋為國重重明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傳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傳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傳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主興以為忠以傳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虐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財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晉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傳檀

會傳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晉先以狀告之傳檀遽逼遣王尚尚出
自清陽門傳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傳檀謂敞曰吾得涼
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
於殿下也傳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
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為本州文武名
士十餘人傳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傳檀燕群僚於宣德堂
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
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傳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
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傳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傳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傳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傳檀于文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傳檀
進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
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傳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
往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莫器不必華夏
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
興曰涼州雖弊傳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
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執變逆覆萬端陵人者
易敗戒懼者難攻傳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
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畧無傳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
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欽成鎮遠將軍
乞伏乾歸帥步騎二萬襲傳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

尹昭諫曰儻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暉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儻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儻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帥聲言討勃勃儻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儻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儻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疆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阮之何以懲後儻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得檀遺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儻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頭

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得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儻慰撫河外引兵還儻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秃髮儻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皇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暹右長史郭倬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魏弼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荅養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

忝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涇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百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則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

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人改元神璽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奏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承運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王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先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謂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些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

為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悔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常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卿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先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逆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

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鳩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鳩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尤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已為君家所推願旬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充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僕石子之子也 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

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犁為建忠將軍都各侯曰昂為西郡太守
守莫孩為輔國將軍房翽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為左右司
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

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犁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
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犁建康太守潛
勸蒙遜東遷犁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
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
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犁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
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且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犁臣竊以
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人冠難未處不獲奉詔
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
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人蒙遜從叔孔遮入朝

于利鹿孤許以犁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
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儁檀為公而身為侯
何也構曰儁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
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公如尹緯姚晃佐命之
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
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
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
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
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

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末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依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末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

天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不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眾奔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死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眾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

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如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過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

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譽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省已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譽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歸公

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其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相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五年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深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道其弟乞珍誅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相相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懼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酒纂醉乘次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驄倚劔於庭推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

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宥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人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之荒淫暴虐番水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伯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相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杜稷人無異望未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

楊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王璽所存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相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相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相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去威名內外蹶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

邀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
 公嵩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
 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儁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
 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儁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
 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儁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
 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
 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
 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
 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嵩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
 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
 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
 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若之歆殺涼王隆乃安

定公越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濟
 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
 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
 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
 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必躬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
 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
 舊臣慕容筑揚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
 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即遣
 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
 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
 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
 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儁

檀乃與助運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阮俾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篝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俾檀營俾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俾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俾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俾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俾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俾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事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俾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夫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俾檀義而歸之姑臧大饑

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俾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俾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助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復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俾檀討之助面縛出降俾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俾檀攻呂隆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南涼王俾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鎮西將軍姚詒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曰萬迎降于河
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
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力與
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
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
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
擢叙初郭鑿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諱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
王尚卒代之鑿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犇秦人追得殺
之

